

文選卷第五十二

金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興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

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眾欲有分割

土宇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與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翰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禪之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

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既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

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孔氏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主而有天下善曰

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在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

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時字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

善本作其一揆善本作焉銑曰揆理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

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

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虞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始起沛澤

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

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

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

德。向曰懿美也。善曰春秋何圖侯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曲且功

厚利積累之業。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

潤生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賢

之使之主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往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

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業功德

不烈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濟曰屈起謂平起於匹夫也

善曰世運

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裨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屈同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

故銑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

以為適遭暴

亂得天畀其劍

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

幸捷而得之

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

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

持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

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

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

賊子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

隸饑寒道路

良曰無某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謹也或為瑾荀悅曰道瘞謂之瑾也

思有短褐之龍衣擔石之蓄

銑曰短褐麤衣

也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糧以積也韋昭曰短為短短襦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

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

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

濟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韋昭

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善曰墨子

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

翰曰言不可妄處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辨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故

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

然卒潤鑊伏鎖

賈

耳豔海分裂

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鎖烹

醢分裂皆殺也鑊煮也鎖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

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又況公

烏

麼不及數子而欲聞于天位者乎

善本作也

字良曰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善曰鵬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雉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白
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是故驚為寒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鳥雀之疇不奮
雅曰干求也

六翮之用翰曰六翮謂鴻鵠之翼也善曰廣雅曰驚駘也今謂馬之下者
為驚王逸陸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

千里也史記陳涉曰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案枕之材不荷棟梁
外傳蓋責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之任銑曰桷謂之案梁上楹謂之桷蓋小材也荷負也應劭曰爾雅曰桷謂之
案枕株櫨柱善曰說文曰桷桷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桷乎下也案

音節枕之劣切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向曰斗筭小器也秉執也音義曰筭
竹筭也受一斗善曰論語子曰斗

筭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良曰鼎大器也以喻
重任餗鼎中之珍饌

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當秦之時善
如此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鑪鼎也鑪與餗同

作豪傑並起善本無並起二字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
末

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今字卒富貴貝不祥不如以兵蜀人事

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

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

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

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善本有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

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善本作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

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善本作機字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

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

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

之謂大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

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
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

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見明而仁恕善

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又如用善本已濟曰達聽受謂不信讒譖也善曰

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音起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響音起言疾如響音起應聲也善曰

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良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高祖

問張良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善曰漢書酈食其拔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銑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欲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高祖乃輟洗

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

東意欲都洛陽納成卒婁敬說言遂遷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

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善曰漢書曰上欲

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今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入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入至上

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頗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善曰漢書

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齎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

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無事也若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

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鳥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

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

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

文曰姪姪孕也如蔭切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

公觀形而進女

韓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公

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則呂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甲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

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

而知其

善本作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帛后望雲乃

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帛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丹切

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故淮陰

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善曰懷書韓

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木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取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主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

取捨

善本作舍

不厭斯位符瑞不周

善本作同

斯度

向曰厭合周備度數

也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二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

壽

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邱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

遇折足之

凶伏斧鉞之誅

銑曰折足之凶則上所述鼎折足也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

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訢

箕逾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覬幸也覬欲也

距逐鹿之瞽

古說審

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

孫天祿其永終矣

翰曰英雄謂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

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覷之心也距終也逐鹿謂上述游說士所比也贅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南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

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伯仲言相次也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

以所長相輕所短

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

里語曰家有弊帚直享之千

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翰曰帝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此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善曰

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

杜預在氏傳注曰身通也身或為享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

王粲仲實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

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良曰驥騄良馬也以

比賢才之俊逸也善曰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口獵齊足尚疾也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

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而作

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翰曰齊俗文體

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案之儔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蟻之閒兮此亦其舒

緩之如案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體也

張榮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圓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

漏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

向曰陳琳應瑒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阮瑀也

又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統曰言文美理弱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

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辭事也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良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揚雄班固常以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之儔也

又見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

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此故不可虛也麗美也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

也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言諸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濟曰檢法也善曰

善曰

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良曰譬如簫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

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善曰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

是以古之作者寄

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

善本無不字

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

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

故匹

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

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

不以隱約而不

善本不作弗

子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濟曰隱約失志貌康安也如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夫

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

良曰已助句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

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

日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於饑寒富貴

善本作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

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

善本作於上體貌衰於下

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

善本無志士善本有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

以為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囧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

也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囧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

帝齊王

芳也

昔夏殷周

善本有之字

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良曰設疑問之辭也發後文也

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

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周也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

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

夫與之共其樂者人必真愛其所憂與之同其安者人

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之共治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我共此者其唯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之共守之

良二千石乎

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

向曰親疎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

治致刑措衰則五伯

扶其弱與共守之

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

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

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

兼路塞逆節不生

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

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及其衰也

相文帥禮向曰及周室衰微有

以伐不義奉於周室

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師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

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

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

肅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二霸之後浸善本以陵遲

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薨後益復陵遲敗亂也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歸以陵遲

希九鼎而畏迫宗姬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

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善曰左氏傳屈卒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文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茲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唇吻亡粉反 向曰散

不敢為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茲逆也

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云賴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良曰吳王闔閭為越王句踐所并也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共滅晉三分其地魯為楚考烈王所滅鄭為韓哀侯滅之并取其地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

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及也

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翰曰燕衛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憂也至於王赧匿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

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

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馳善本作謫詐之術

征伐關東螯蝨食九國

良曰譎欺也螯蝨食者言如螯蝨之食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螯蝨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至于

善本作

始皇乃定

天位曠曰若彼用力若此

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

葉廣大難以爲枝至始皇方定天位也

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

豈非深根

固帶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

矣

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善曰老子曰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帶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居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

秦觀周之敝

善本

字以爲小弱

善本作

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向曰

觀周所以爲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四夷交侵

以弱見奪於其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必皇於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教任苛

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

外無諸侯以爲蕃衛銑曰毗佐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

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

弟也譬言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爲

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豈不勃善本哉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肱股手足也捐弃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善曰法言曰浩浩

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得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善本作今陛

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

東為甲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弟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

簡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

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亂滑讎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而黜善本作其義至於善本無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

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善本無奸臣之口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

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猶假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

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至命善本作趙高之徒

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善本薄之教長遵先父之業不能改

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

政讒賊

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干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決於

高故云委政讒賊也

善曰史記曰干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

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干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

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

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干世常身殘望夷

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

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干世不知干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

閻樂帥千餘人殺干世干世曰乞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善曰史記曰干世望夷宮欲祠淫使使責讓趙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干世曰足下其自為計干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干世自殺也遂乃

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翰曰潰亂也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善曰史記曰吳

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

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

銑曰裂分也

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良曰三代夏殷周也

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

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

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

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

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

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姦雄有謀逆之事謀

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貌

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向曰烏集言如烏鳥之集或聚或散也善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善曰漢書曰高

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汧水之陽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

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

善曰漢書曰本

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

而天下所以不能字

善本有

傾動百姓所以

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般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

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

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

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

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

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

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

忽先王

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

良曰傳謂傳於他人

然高祖封建地過古

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併京室故有吳

楚七國之患

濟曰跨帶也權併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云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

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韓曰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

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向曰不從賈誼計也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

於孝景猥用晁善本作晁朝字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怒

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豐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

不漸故也銑曰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北發於高祖而取豐成於文景謂高祖

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

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

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猥由也

之尾其可掉哉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彊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

其心況諸侯彊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

折其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作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翰曰主父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推恩分子弟自以其地分之人人喜所願上以德施實

分其國必稍自弱矣天子從其計自此諸侯國果有分割矣割亦分也善曰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

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

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

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善曰班固漢書貢禹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鉞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金金不如斤

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

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至於成帝王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

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母黨專政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國國嗣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

翰曰母黨即王氏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

不能用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

之嗟嘆至于善本作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

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主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

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因德宣且不哀哉銑曰異姓謂王莽為

也桓煬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甲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

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郡鄉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使諸侯王歛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由常纂

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鄉侯閑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善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善本有以字

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賴光

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濟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姿質也善曰禽王莽於

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篡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

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言光

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至于相靈

閣善本作登執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

奄字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

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

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

下鼎沸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姦凶並爭謂亂也善曰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

廟焚為灰燼辭宮室變為瓦礫善曰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數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善本

字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也秦藪謂草木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恥主綱之廢絕敗漢室

之傾覆善曰晉灼漢書龍飛誦沛鳳翔宛豫濟曰誦沛地名宛豫二州名善曰魏

後木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逆剪滅鯨鯢翰曰鯨鯢大魚吞食

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迎帝西京定都潁

昌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

言也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

領董昭勸太祖都許
漢書潁川郡有許縣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

之興于今千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

傾覆而不改其轍迹

銑曰謂魏亦不封子弟也五代夏殷周秦漢
也善曰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

良曰空
虛謂有

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
使其理人也竄致也閭閻邑里之間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

善本作
代字

之業

也

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
諸侯盟會者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且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

弱枝備萬之慮也

翰曰廁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幹封諸侯為枝所
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徒吏二千石於諸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

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

必置善本有百人之上銑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言人之上百夫長也使夫廉高之士卑志於

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

族之禮也良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善曰衡軛喻為畢志其內未

得騁其足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善本作之者

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矣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善

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

安辟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

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

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

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

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難勅危急將如之何是以本

無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故

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首

善曰系本日鳥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

韋弘嗣

翰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

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博奕太子和

為無益命曜論之博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善曰吳志曰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好

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
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曜史爲晉諱改之也

蓋聞

善本無聞字

君子取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逸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沉於弃日乎善曰

論語孔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達

善本作建字也

銑曰悼傷邁過也

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

善本作經之以

歲月累之以日力良曰操志也日力謂以積日力也

若審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

遲道藝之域

濟曰審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

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爲同戚主師董生董仲舒也下惟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審越中牟之

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審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卧十

五歲而周威主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

待旦之勞

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善曰尚書周公

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故能隆興

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

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

勤思平居不惰

善本作惰字

其業窮困不易其素

銑曰素猶心也

是以

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

朽之名

良曰上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善

曰漢書曰上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潁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襲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故山

甫勤於夙夜

善本有而字

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

善本作惰字哉仲山

前周河也風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風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

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

術好習善本作博亦太廢事并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

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

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棋善本作

易行善曰博蒼賭也賭丁古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子也弛廢也

戾恨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萌切善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之間日

枰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相譚新

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跡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超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

守邊超作野者也更始帝將相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上

也徵選謂選賢良也善本無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齊曰孫吳

善曰劉向園基賦曰略觀園基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考之於道藝則非

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而空妨日廢

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

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

猶盱食而何善本有博奕之足耽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盱日晚也

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班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漢書之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

章字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奉方今大吳受命

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翰曰乾乾勤心也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

得人於茲為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向曰

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學之司也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

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

皆如鳳百行兼苞善本作文武並駑銑曰包納也駑馳也善曰孝經博

如龍包字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良曰程試謂呈其

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善曰賈逵國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

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遇善本有也字善曰相子新論曰夫聖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善本有君子之

上務當今之先急善本有也字濟曰勲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

善曰在氏傳富未奇曰號叔為文主卿士勲在王室藏

於盟夫一木善本有抨補萌切善孰與方國之封枯棋善本三百孰

與萬人之將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之界枯棋棋子也善曰邯鄲淳藝經

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向曰衮龍諸侯服

并貿易也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

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

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鉅曰顏回

德行好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張良陳用之於資貨

是有猗頓之富也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

遠於身也

文選卷第五十二